

《蔣中正總統五記》新書發表會

國史館修纂處

《蔣中正總統五記》新書發表會係於 2012 年 1 月 18 日上午假國史館臺北辦公室四樓會議廳召開，進行新書介紹、貴賓致詞與學者座談。

一、國史館館長呂芳上開幕致詞

《蔣中正總統五記》原收於蔣中正總統檔案之中，是民國 32 年由蔣中正的秘書王宇高、王宇正兩人將蔣氏自晚清至民國 32 年間的日記內容，加以分類抄錄、整理而成。《五記》既為日記抄摘，因此在文字上略有增刪、潤飾，不過基本上仍是原汁原味的一手材料。這次國史館與中研院近史所黃自進、潘光哲合作整理《五記》，將之打字出版，實為史學界的一大盛事。

民主不僅僅是在形式上的選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我們十分期盼蔣中正總統的日記能早日開放，以供學者自由研究。在國史館方面，蔣中正總統檔案，也就是俗稱的大溪檔案，已經全面數位化並公開提供學者研究。就我個人的經驗，大約在三、四十年前，曾想一窺大溪檔案，但以當時的環境來說，卻沒有可能，但今天，只要有興趣的人都能來到國史館自由調閱，我想這就是民主化的一種體現。當然，將《五記》進一步加以出版，更是對民國史研究來說是很重要的。

國史館將《五記》原件打字整理，是考量到原件抄寫時十分雜亂，不易辨識，所以這次出版我們沒有將原件影印出版，而是將《五記》重新整理打字，並在文中以括弧添加註釋，以方便讀者閱讀。不過，雖然《五記》是經過整理打字，但各位可以放心，出版的《五記》絕對沒有刪改一字一句，也相

信《五記》的出版對於研究蔣中正與民國史都會有很大的助益。

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研究員黃自進談《五記》 的史料特色

(一) 分門別類：因為《五記》是分類摘抄的日記，便於檢索，因此可以作為工具書來使用。

(二) 史事、人物敘事完整：相對於當時寫下的日記，由於《五記》經過了蔣中正的幕僚整理潤飾，使得原來日記中記載不清、沒有來由的敘事，顯得更為完整，也更了解當時發生的背景。

(三) 從《五記》的編纂，也能看出蔣中正及其幕僚所企圖為蔣中正塑造的形象。在寫日記的當下，蔣中正並沒有意識為自己立言，但編寫《五記》時，蔣中正已貴為國家領袖，對於自己形象的塑造，顯然已開始有所構想。因此，當我們拿《五記》與他的日記比勘時，便能發現蔣中正及其幕僚所意圖為蔣中正塑造的公眾形象。

過去我在北大當訪問學人時，曾抄了兩組數字。一是 1952-1978 年，經濟成長 5 倍，後一組是 1978-2010 年，經濟成長 169 倍。這是來自北京國家圖書館的數據。我問學生：「這兩組數字的變化所反映出來的意義是什麼？」有學生表示：「因為我們開始與美國打交道。」我說：「這很關鍵。」我

想藉此重新思索 1928 年國共分家的歷史。北伐時，國民政府採取革命外交，在長江流域憑著民眾的熱情，先後奪回了九江與漢口的租界，下一個應該輪到上海。蘇聯革命的啟示告訴我們，任何革命政府只要有人民的支持，帝國主義是不可怕的，蘇聯革命印證了這點。因此，蘇聯顧問與共產黨都主張衝進上海租界，但此時蔣中正認為，中國國民黨既要追求中國的主權獨立，也要追求中國的現代化，因此廢除不平等條約為目標，但如果要發展經濟，中國還是得依靠西方的資金、人才與技術，所以不能這樣貿然與西方為敵。

從上述的故事，我想說明的是，我們進行蔣中正研究，就是想探求蔣中正心中的建國藍圖、對中國現代化的期望，同時也想了解當年與蔣中正一同來臺的人們所堅守的信念與奮鬥的目標為何？《蔣中正五記》的出版只是這一漫長研究的第一步。

三、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談對 《蔣中正日記》的看法

我從 1935 年進入軍校開始，到 1975 年蔣公逝世，追隨蔣公整整 40 年。如果說蔣公的日記是一個大劇本，那我就是在這個大劇本中跑了 40 年的龍套。

我深感現在歷史的真相為政治生態所扭曲、彎曲了。蔣公日記是對真相最好的見證，所以我對內戰的日記進行整理，就是想



郝柏村先生（攝影 / 薛月順）

探求真相。蔣公日記的內容包括很廣，從哲學、領導、外交、經濟，無所不包。我期望在我有生之年對蔣公作客觀公正的研討。蔣公是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革命家，是英雄、是偉人，真正研究蔣公要了解完全的真相。

中共出版的歷史，抗戰以後的真相沒了，不單是大陸沒了，臺灣也沒了。如果中華民國的歷史真相不存，中華民國也就沒有意義。我一再說到，老總統以個人的意志，同中華民族的精神合一，沒有他，抗戰不會勝利；沒有他的意志，臺澎金馬也不會存在。他到臺灣不是為了偏安、苟安、逃難，他是要堅持理想。今天大陸老以片斷的日記與被俘將領的回憶，以隻字片語來醜化蔣公，所以我焦急地希望日記全文能早日公布，並期望國家機關能就此分門別類地研究，給予正確的結論。

論斷蔣公，必須以他所處的歷史背景來衡量，比如我曾在日記中見到蔣公提到不可虐囚，這在 60 年前的社會背景下，根本沒

有人權的概念，但這位被說是威權、獨裁的人，他的愛心竟然及於囚犯。他的愛心不僅及於人，還及於動物。他曾見過小販賣雞，雞被吊著拿到市場上賣，就說：雞為何不放在籠子中，非得吊起來。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蔣公是一個仁民愛物的人。

我們應全面地對蔣公日記進行研究，臺灣淡化蔣公已為普遍現象，我期望國史館能致力對日記進行全面研究。蔣公的確將臺灣建設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臺灣的民主化也是他奠下的，沒有他，就沒有今日的臺灣。

四、前監察院院長錢復談個人的經驗與對《蔣中正日記》的看法



錢復先生（攝影 / 薛月順）

（一）日記反映了蔣公當時的心態：三年前，我曾為此特地前往胡佛研究所，查找了民國 36 年 2 月到 3 月、民國 37 年 12 月到 38 年 1 月，這兩段日記。前者是為了了解二二八事件，後者則是蔣公下野的心境。

下野與白崇禧將軍有很大的關係，當時白崇禧聯合了許多人通電給蔣公，要求他下野。他感到沒有辦法忍受，這樣的心情就直接地反映在日記之中。另外還有立法院長改選一事。當時因立法院長孫科被提名為行政院長，因此立法院長出缺，需要改選。黨提名陝西籍的李靜齋〔註：應為河北籍的李培基〕，但竟然未過半數，被童冠賢擊敗。蔣公自以為作為黨的總裁，對黨員竟沒有約束力，使他痛心疾首。我讀到此真的感慨萬分，可想見蔣所內心所受的折磨與打擊，不是常人所能想像的。

（二）我個人追隨蔣公的感受：雖然我追隨蔣公的時間不多，只有最後的十年才與他接觸，但我覺得蔣公是一個非常好的領袖，非常慈愛的長者，更是非常喜歡讀書的人。他喜愛讀書到了一個程度，他知道哪裡有個著作，就會千方百計地想要取得。一次他想看勝海舟的傳記，這是本僅 50 幾頁的小冊子，只有在日本的國會圖書館中有，於是他就下令駐日大使館設法影印回來。他看完後，將書交給我。我看完後，蔣公問我有何心得，我說：總統，我讀了許多次，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勝海舟使命必達、不畏艱難的精神。所以我認為一個人奉到命令，就一定要不畏艱難完成使命。他老人家聽了，連聲說：好！好！

（三）去年是我國建國百年，大陸有編民國史，我也聽過許多海外人是問我，為何我們不做？但事實上我們有在做，張玉法

院士在十七、八年前就寫過《中華民國史稿》。這《五記》對未來編寫民國史是很重要的原始資料，我期望張玉法先生能持續編寫下去，更期盼各位共襄盛舉，這是我對國史館的期許。

五、蔣家私人牧師周聯華從《五記》看蔣中正的信仰



周聯華先生（攝影 / 薛月順）

從《學記》中我發現，蔣先生幾乎每頁都有抄《聖經》。這使我回想到蔣夫人曾親口提及，當年蔣公求婚時，宋太夫人曾對蔣公說：「我兩個女兒都嫁給基督徒，這第三個女兒也當嫁給基督徒。而你不是基督徒。」蔣公則回答說：「如果我為了結婚而成為基督徒，你大概會不高興。所以我答應你，從今日起，我每天都讀《聖經》。」宋太夫人便說：「我相信你，像你這種人說話算話。」很顯然，蔣公確實實踐了他的諾言。

（記錄 / 李宗洋）

六、蔣中正總統新聞言論秘書 楚崧秋致詞稿



楚崧秋先生（攝影 / 薛月順）

個人有幸應邀對此一深具歷史及政治文化意義的專題發表淺見，甚為感激，理由自無需贅述。

最為直接而親切的感應是：蔣公所處的時代（1887-1975），正是二千年來，中國與中華民族命運最具關鍵性的年期。何以言之？最簡明的剖析，就是降至 19 世紀此一年代，乃正逢科學日漸昌明、世界權勢發生空前變化的局面；中國卻因歷史性、民族性、地域性、體制性……這幾種主要因素，陷於應付維艱，甚至難以自拔的險境。

此滿清二百六、七十年天下所以敗亡，而海內外進修觀察，吃盡艱苦的愛國家、重史實、尊民意的革命家，孫中山先生（1866-1925）所以崛起，傳統中國因而跨入一個如前所言的非常年代，也就是一個為人民爭取民主自由時代的發端！

《五記》之作，以及有關《事略稿本》

的出版，無疑全以開創這個時代的主角之一的蔣公，其生平事略與日記為依據，真實而有系統地反映出來，其間沒有什麼主觀的論斷，而讓世人和未來讀者，都能客觀認定時代的進展及變化。個人對國史館的遠見，以及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黃自進、潘光哲二位先生的用心研整，願表達崇高敬意。

今就《五記》本身，略陳回憶、沿源及感想。

記得民國 43 至 47 年整整四年，為蔣公擔任言論與新聞秘書，接著外放國民黨中央文化宣導部門多年期間，正是他銳新整理日記等個人資料之始。若干應予查證之事實，必須核正的記載……多命本人及前任秦孝儀兄慎重辦理，且叮囑不遺巨細，撇開任何恩怨是非，一切以實情確事為重。我們當然嚴遵提示慎重辦理，並一一呈復。

就《五記》以「游」、「愛」、「省」、「學」、「困勉」五大重點而言，這原是蔣老一生畢守力踐的幾件不可一日無，亦不曾一事缺的反省工夫。只要細讀其日記所寫，無論如何忙碌，亦不計任何衝擊，他總是定下心神，力持鎮定，藉以自處和應對危難。民國 25 年所發生的西安事變期間，就是一明顯例證。

個人仔細體察，他這位領導人甚為難得的修養工夫，乃是緣由有自。簡析之，家教是本，我五年前往他故鄉奉化溪口實際觀探，留下深刻記憶。其次，一生危難衝擊所磨鍊的反省克制，更形成為終生習性。再

次，應是中國人文典型的啟示；自聖主基督及孔、孟以後，其間最突出人物，如漢高祖的功業、孫總理的身教，乃至於他一生崇仰晚清曾國藩（1811-1872）的文事武功，都有無限的啟發。

我對蔣公一生德業，願提以上淺見，請教諸位。

七、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致詞稿



張祖詒先生（攝影 / 薛月順）

今天受邀參加《蔣中正總統五記》新書發表會，十分榮幸。正如書中序言和導論所說：「《五記》的出版，應是民國史研究的一大盛事」和「本書的記錄……應可為研究蔣中正與 20 世紀的中國歷史，提供面向多重的史料。」所以首先要向國史館呂館長和諸位編纂同仁們的重大貢獻，致以崇高的敬意。

坦白的說，我雖然國防研究院畢業，算是蔣公的學生，但我從來沒有過接近他的機會，因之不能像今天在座的其它幾位先生都

曾追隨蔣公左右，親承教誨、親炙薰陶，可在讀了本書之後能有較為直接的感覺或反應，而我只能像一般讀者一樣，表達一些遠距離的看法，提供各位指教。

我的看法，對書中所記某些部分的史事有些感動和感慨，另外也對某些部分有些好奇，認為不妨可以加以探討。當然，也許只是我霧裡看花的看法。

使我大為感動的部分，是《愛記》中所述民 32 年 11 月蔣公與夫人從重慶乘坐飛機到開羅參與羅、邱會議往返經過的故事，其中一再記敘夫人帶病陪同出訪的情節，例如：「晚餐時，見夫人目疾與精神較昨為佳，方甚快慰，不料夜間在機上，其皮膚病復發，且甚劇，面目浮腫，其狀甚危，幾乎終夜未能安眠。」又曰：「夫人皮膚病復發，其狀甚苦，至深夜二時方熟睡，殊堪憫也。」再曰：「今日吾妻自上午 11 時往訪羅斯福商談經濟回來，直至晚間霍浦金辭去，在此 11 小時之間，幾乎無一息暇隙，所談皆全精會神，未有一語鬆弛，故至晚 10 時，見其疲乏不堪，彼目疾未愈，皮膚病又癢痛，而能為此，誠非常人所能勝任也。」等等，這類記載文字，以前未曾見過。當年大家從報刊像片和新聞報導，只知蔣夫人雍容華貴，儀態萬方，從容折衝於巨頭會議之間，盡勞卓著，但卻不知她是抱病前往，而且病情不輕，想見當時她有多麼痛苦，但不形於色，讀來真是令人感動不已。

可是感動之外，同時又是萬分感慨，因

為就在那次開羅會議中，美、英兩國都已承諾，嗣並共同發表宣言，指名「所有日本竊奪中國一切土地，如滿洲、臺灣、澎湖，均應由中華民國恢復之。」但四天之後（1943年12月2日），美、英兩國領袖卻在德黑蘭竟又接受史達林的要求，同意蘇俄可在滿洲享有多種特殊權益，作為蘇俄於德國投降之後參與對日太平洋作戰的交換條件，而這項同意，其後透過雅爾達密約加以確認。

提到雅爾達密約，更是令人憤慨。那個被稱為「不義的雅爾達密約」，是1945年2月初美、英、蘇三國領袖在雅爾達聯合簽字的那份所謂「有關日本協議」（Agreement Regarding Japan），其中開宗明義，說是為了要讓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協議條件是：(1) 外蒙古現狀應予維持；(2) 大連商港應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特別權益應受到保障；(3) 旅順港應恢復為蘇聯之海軍基地；(4) 通往大連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應由中、蘇聯合設立之公司經營，蘇聯之特別利益應受到保障等等。從這些條款來看，中國顯然被出賣了，我們東北三省的權利被斷送了，可是在這份密約的協商過程中，中國始終未曾受到知會，也未受邀諮商，而且還特別對我們嚴格保密。條文最後還加了兩段，規定大意是：(1) 羅斯福總統將依史達林元帥之通知，採取措施獲得蔣介石委員長之同意；(2) 中國將與蘇聯締結友好同盟條約，便利蘇聯出兵。結果是蘇聯在日本無條件投降前五天宣布對日作戰，並立即進兵東北，接受日軍投

降。以後的演變發展，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一段悲愴的哀歌，不忍卒提。

民32年12月，蔣公對開羅會議的事前準備和事後成果，在《省克記》中曾有記敘，曰：「反省上月，大部精力，為準備開羅會議之計畫，與提案之方式，慎重斟酌，不敢掉以輕心，幸無貽誤。」又曰：「昨日發表開羅會議公報以後，中外輿論，莫不稱頌中國外交史上，為近世以來空前之勝利，寸衷則惟有憂懼而已。」蔣公確是一位有遠見的大政治家，他所憂懼的事，果然就在數天之後的德黑蘭發生，延伸到一年多後的雅爾達密約，更令他痛心疾首。

翻閱蔣公民34年日記，其實雅爾達密約的訊息已經傳到重慶，他在3月5日記曰：「雅爾達果已賣華乎？」4月5日記曰：「無論外蒙古、新疆或東三省苟被其武力佔領而不退，我惟有以不承認、不簽字應之。」他的疑懼之心，躍於紙上。直到6月5日記曰：「美使捏送其總統致我之備忘錄，閱後悲憤不知所止，甚恐此備忘錄尚非雅爾達賣華密約之全文，然僅此亦已是置我中華民族萬劫不復之境矣。」足見蔣公憤慨之情達於極頂。不過有關雅爾達案細節，因為不在今天《五記》編年的時間範圍之內，所以恕不申論。

至於好奇部分是針對胡適與蔣公之間的關係。蔣公在北伐成功之後，南北一統，權傾天下；胡適則在留美學成返國後，望重士林，譽滿全球。兩位當時在政、學兩界，

都是獨一無二的偶像人物，胡適經常發表時論，極受國人重視。但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在民 26 年廬山會議後纔算開始，因為胡在與蔣會談中的一番陳詞，使蔣動容。那次會議，促成了全面對日抗戰的決策，也構成次年 9 月國府發表胡為駐美特命全權大使的主因。其實胡適一向有個「不做官」的原則，任命發表之時，胡適正在英國講學，接到蔣電以後，慎重考慮，終以國難方殷，認為「現在國家是戰時政府對我的徵調，不敢推辭。」乃復電蔣公接受任命，離歐赴美就任。

國際間對中國政府任命胡為駐美大使一事，備加讚揚，認是明智的選擇，甚至連日本的輿論都說：「日本需要派出三個精幹使者，纔能抵得住一個胡適。」可見胡適名望的崇隆。而胡在四年多的任期中，由於他和羅斯福總統始終保有極為親密的私人友誼，能夠受到許多特殊禮遇，因之中美關係的各種交涉都能順利推動，諸如：桐油借款、白銀協定效期延長、滇錫借款、鎢砂借款、國會通過對華貸款等等，使我對日作戰獲得極大財政支援（有陳光甫先生的大力襄助）。之外，胡在任內經常到全美各地演講解說中國政府抗日戰爭的決心和艱辛，得到美國民間廣大支持，促使美國政府對於日本採取不妥協態度，直到 1941 年 12 月日本發動珍珠港突襲，中美兩國成為盟邦，中美關係更為緊密，再到 1942 年 9 月胡適辭卸大使，可謂不辱使命。

回顧蔣、胡關係，基本上，胡適從民 26 年與蔣廬山懇談到他民 51 年逝世的 25 年之間，始終如一是蔣的支持者。他常說一句話：「在國家最危難時候，我和蔣先生在一起。」而這段期間，國家一直都在危難時候，從抗戰到勝利，繼即內戰，國土變色，國府遷臺，胡適確也一直對蔣全力支持。不過他也常有一些「逆耳忠言」，像民 49 年，他曾明白勸蔣不要連任第三屆總統；主張把國民黨分成二個或三個政黨；不滿對雷震案的處理等，使蔣不太愉快，因之他們之間關係沒有「愈久愈濃」，只能說是「若即若離」（引用《傳記文學》民 79 年 12 月石學騰文）。可是蔣在行憲第一屆總統選舉前確曾有意推胡為候選人，又想請胡擔任國府委員或考試院院長，甚至還想請胡再任駐美大使，當然胡為保持自由之身，一概謝辭。最後民 46 年中央研究院第三屆評議會一致推舉胡適出任院長，蔣總統立即同意並當日明令發表，繼之以專電促駕。迨胡適蒞任，復再親自出席胡所主持的院士會議，顯示誠摯情誼。之後胡在臺灣四年多的時間，常與蔣公晤談國是，除了前述幾點諍言未有共識之外，一般來說，蔣胡關係可稱相當融洽。直到民 51 年，胡適逝世，蔣公親撰輓聯，譽胡為「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可以說是蔣對胡一生的真情評價。

令人訝異的是蔣公五記中的《困勉記》和《愛記》中，多處竟有對胡不滿，甚至

有不屑的言詞，如：民 28 年 9 月 11 日曰：「胡適、楊杰，太不成事，應速更調」（註：胡、楊二人當時分別為駐美、駐蘇大使），民 30 年 11 月 28 日曰：「……內子力助於內，子文輔佐於外，實最為有力；否則，如胡適者，未有不失敗矣」；民 31 年 10 月 25 日於接見宋子文自美返渝後曰：「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果，不惜藉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亦所不顧。彼使美四年，除為其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餘位以外，對於國家與戰爭，毫不貢獻，甚至不肯說話，惟恐獲罪於美國，而外間猶謂美國之不敢與倭妥協，終至決裂者，乃彼之功。幸於此次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前，早予撤換，否則，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為難矣。嗚呼！文人名流之為國，乃如此而已，真可嘆也！」

以上節錄的最後一段文字，措詞十分嚴重，不僅透露蔣對胡的作為不滿，且對胡作人格攻擊，極不平常，此在所有其他文案資料未之前見，也和上文歷述蔣胡關係有極大落差，因知其真實度有待作進一步考察。按宋子文在民 29 年奉派赴美作為蔣之個人代表，經常越過大使直達羅斯福總統，胡、宋不睦，早有所聞。兩年後，胡請辭大使，傳與宋的作風不無關連。而《五記》所載又恰在宋回國謁蔣之時，其間相關因素，值得史家多作考證，以資釋疑。

綜觀《五記》整理編纂成輯，可使國人對中國近代史增加認識，不但提高了歷史價

值，更能讓歷史人物活出歷史現場，實是大功一件，可喜可賀！

謝謝！

八、前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樓文淵談基層侍衛人員之體認



樓文淵先生（攝影 / 薛月順）

中華民國 101 年初，第十三任總統選舉落幕，馬英九先生連任成功，舉國歡騰。國史館於元月 18 日，依原訂規劃，在該館舉行《蔣中正總統五記》新書發表會，邀請往昔隨侍先總統蔣公之任事人員，如尚健在之侍衛長郝柏村、英文祕書錢復、新聞祕書楚崧秋、總統府前副祕書長張祖詒暨家庭牧師周聯華諸先進、蔣公親屬孫媳方智怡、內侄媳宋仲虎太太以及史學界的先進張玉法院士、蔣永敬、陳鵬仁教授與諸多學者、專家以及早年侍衛人員等參加。筆者有幸，亦承邀出席，並以基層工作人員的立場，以追隨左右十餘年的經歷，對蔣公的認識與體悟，作一簡略的表述。由於個人腹笥不廣，口齒

不清，深為惶恐。

發表會開始，首先由呂館長芳上教授主持，並由黃自進教授為之導論，闡述刊行五記的經過，旨在彰顯蔣公的潛德幽光，必將增進世人的敬仰與懷念。國史館秉持史德，無所瞻顧，率先將蔣公民國 32 年前已彙整之《五記》重新整理刊行，值得關心民國史研究者的敬佩與讚許。嗣由幾位久仰敬佩的長者，分別就蔣公豐厚的德業志節、崇高的人格修養與虔誠的宗教信仰，以渠等親身感受與認識，均作精闢的闡揚，更使聆聽者對音容宛在的蔣公，遽增懷念與景仰。筆者最後以一個長期追隨蔣公左右的基層工作人員，作一些親身經歷、深有感受的往事為之簡略報告，由於筆者學識淺陋，兼以鄉音未改，並有臨場膽怯之情，致詞不達意，頗感汗顏。

筆者報告可分作二項，一是蔣公關愛他人，由小見大。不僅祇對侍衛人員的愛護，更是澤被全國軍民同胞，對不幸的遭遇者，在《五記》中，處處都有蔣公痾瘵在抱、感同身受關懷之記述與憐惜與悲痛的表示；另一是遺愛人間。蔣公晚年迭患疾病，因而引進先進的醫療知識、技能與精良的設備，同時亦嘉惠全國軍民。

民國 44 年 10 月 14 日午間，筆者值勤於士林官邸，蔣公下公返邸，當接著老人家所持手杖、帽子與披風後，見到蔣公炯炯眼神，似乎異於往常對我看兩眼，使我有不同畏懼之感。稍後隨侍之座車侍衛官提醒

我要多加注意，值班副官蔡張才兄，本是侍衛同仁，也悄悄的對我說：「先生在辦公室翻閱侍衛人員名冊。」（貼有照片的資料名冊，已備其隨時查考。）並好意提醒，要小心一點。意思是揣度蔣公可能有下一步之指示，當時確使我內心為之緊張與憂慮。果不其然，下午蔣公召見當時總管官邸一切事務之前侍衛長俞顧問濟時將軍。其時官邸侍衛室與警衛室分立為兩個單位，前者負責蔣公行程安排、賓客接見與接待指示傳達等事項；後者負責警衛安全工作。召見後，對筆者沒有立即處置之行動，稍後對全體侍衛人員的副食費略加調整，以期增進營養，同時要求加強鍛鍊身體，另一嘉惠措施是侍衛人員如患重大疾病，可於年終時，向總統府申請重病醫療補助費。

依照往例，侍衛人員如為蔣公所不滿或患重大病痛，恆多調整職務外調或至警衛部隊擔任附員以為懲處或作休養，所以內心確有驚恐與憂慮，許多同仁亦同有所感。此次蔣公見到我瘦弱身體，似在瞭解實況後，而有如此關愛的恩惠措施，出於個人之意料，亦為俞顧問等長官感到意外。多年後尚承談及，蔣公對您們姓樓的印象不錯之意，實屬幸運之事。筆者體型素形瘦弱，加以上年因游泳、跳水過劇，以致吐血，經短時期休養後恢復服勤，容有欠強健之貌。竟而引起蔣公注意而關愛全體侍衛人員，個人自當終身感恩圖報，他人亦將受惠不忘。其實蔣公在其歷史過程中，一直關心追隨左右的人員，

不論在西安事變中死難者，抗戰時期在重慶大轟炸殉職之侍衛人員，蔣公在其日記中，均有悲切之記載，甚至遠從浙江招考，步行跋涉萬里去重慶訓練之新衛士，蔣公亦不吝筆墨，在日記中有所關懷與勉勵的記載。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說，蔣公的關愛、憐恤他人，是遍及全國軍民同胞。自其開始率師北伐、收平叛亂、抗日戰役，以及剿匪戡亂時期，不論是英勇將士之陣亡、官兵之傷痛、各地同胞因戰亂所遭遇之顛沛流離或因饑饉轉於溝壑、長沙大火焦土、重慶轟炸遭難，蔣公均有痾瘻在抱、感同身受的悲痛，而施以最大救助，以減輕軍民傷亡、損害。在其《五記》中均有哀傷的記載與反省，以為是國家積弱不振，方為外敵所欺凌，期待國家的強盛復興，以達雪恥復仇。筆者雖以個人感悟，以管窺亦可由小見大，增進認識蔣公的仁慈心懷與愛護同胞的心意。

古人有「一人有慶，兆民是賴」之說，這是筆者深思後引用其意，第二項的認知亦如外界少有談說之經過。蔣公晚年不幸遭受數次病痛，因而引進最新的醫學知識與技能，以及精良的醫療設備，嘉惠病患無數，亦可謂是「一人有病，萬民受惠」。

蔣公在其晚年，常為病痛所纏擾，不無影響其主持的軍國大計。而其經過情形鮮少為外界所知曉，其實況顯係積勞成疾。民國50年下半年，大陸發生嚴重饑荒；翌年初，爆發狂飆似的難民潮，引起社會極大的動盪與不安。依當時狀況判斷，是國軍反攻

大陸，光復國土極佳時機。蔣公盱衡局勢，積極準備，動員三軍。是年底，連續不斷校閱及巡視分駐各地部隊，勉勵官兵，鼓舞士氣，提振完成復國建國使命，筆者曾隨扈光武演習親校，先後至湖口校閱陸軍部隊與演習，復至屏東仁武營區巡視特種部隊——傘兵，又分別巡視陸軍八十四師與第八軍等部隊，嗣去左營海軍基地校閱艦隊及視察海軍陸戰隊，並至大內營區，巡視新兵訓練中心。越年新春，復巡視龍潭虎嘯營區之特種部隊，曾在士林官邸兩度召見該部隊副司令曾力民將軍，當有所指示。3月初飛赴馬公巡視駐軍部隊，隨即飛往金門前線，巡視有關陣地與構築中工事，並慰勉官兵，未幾又乘小艇赴小金門前哨巡視。有時在臺北蔣公尚利用公務餘暇，輕車簡從前往桃園大溪附近，巡視空軍的監視站或至大埔察看疏散辦公基地情形。由見蔣公念茲在茲，為爭取反攻時機，不顧個人體力與勞累之情，終引起攝護腺病症，又由於第一次手術失敗，再次手術，對其身心健康，不無影響，而遲滯揮軍渡海之時機。筆者當時尚屬年輕，在值勤、隨扈雙重工作中，亦有勞累之感，何況蔣公已晉耄耋之年，應已倍感辛勞。後來民國58年，在陽明山仰德大道發生追撞車禍，蔣公與夫人同受傷痛。蔣公自認車禍影響其健康甚鉅，可能減損其十年壽命。

民國61年，就任第四任總統之初，其時，蔣公已晉高壽。7月心臟病突發，纏病多年，終致不起。病初時，特邀旅美之心臟

病權威余南庚博士返國，會同國內醫療人員診治，發覺醫療部門所有心臟病科檢查設備，未如理想，即行購置更新，並加強醫療新知之研究與引用。雖然蔣公終因年高力衰而逝世，但因其病而加速引進新的醫療知識與技術，以改進設備，當可嘉惠全國醫治的軍民，因之吾人咸認，蔣公不幸的病痛，亦能嘉惠及於全民。

兩項所述事件，均發生於政府遷臺後，尚未見為《五記》所載，略為記述，以彰蔣公之遺愛人間之一。

推廣活動



「放眼世界—Open to the World」系列專題演講

21世紀是全球化的時代，與世界的互動，小從手中的一杯咖啡開始。增加視野，涵養胸襟，掌握「立足臺灣，放眼世界」的最佳國際觀。

以上系列活動最新訊息，均另行公告於本館網站（www.drnh.gov.tw），並開放線上報名，歡迎呼朋引伴一起來捧場！

假日專題演講

來一趟國史館，聆聽「假日專題演講」，沈浸歷史人文氛圍，享受多元知識饗宴。

世界古蹟日，金庫為您開

～臺北市市定古蹟 原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金庫開放參觀

一年就開放這麼一次，千萬別錯過喔！

時間：101年9月16日（日）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時

地點：國史館三樓（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2號）